



# 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與品德概念關係 之研究

徐綺穗\* 吳佳臻\*\*

## 摘要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與認同，及其與品德概念的關係。在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方面，分為激進型與消極型兩種類型；在品德概念方面，則以尊重、負責、及自律等三個核心價值為主要內涵。研究對象為臺灣之大學生，以六所大學，730名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結果如下：1. 大學生知覺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多於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傾向不認同，其中對於激進型行為的不認同更勝於消極型。2. 南部大學生較北、中部大學生知覺較多課堂不禮貌行為，其認同度也較低；公立學校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度低於私立學校大學生；大三學生較大一學生知覺較多課堂不禮貌行為；男、女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及認同皆沒有顯著差異。3. 大學生在尊重、負責及自律三個分層面的單題得分皆高於平均值。南部大學生品德概念得分高於中、北部大學生；公立學校大學生品德概念得分高於私立學校大學生；男、女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其品德概念得分無顯著差異。4. 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與其品德概念有顯著正相關，而認同程度則與品德概念呈現負相關。大學生品德整體可以正向預測其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大學生的尊重概念則負向的預測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

**關鍵詞：**高等教育、課堂不禮貌行為、品德概念

---

\* 徐綺穗，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shuc@mail.nutn.edu.tw

\*\* 吳佳臻，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電子郵件：lotus1490@gmail.com

投稿日期：2013年6月17日；修正日期：2013年8月19日；接受日期：2014年5月21日

#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Classroom Incivility and Character Concepts

Chi-Sui Hsu\* Chia-Chen Wu\*\*

##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erception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regarding the frequency and their approval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nd examined the relation between classroom incivilities (i.e., passive and active incivilities) and character concepts (i.e., respect, responsibility, and self-discipline). The participants comprised 73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6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 The students perceived more passive classroom incivilities compared with active classroom incivilities; they disapproved of all incivilities, but particularly disapproved of active incivilities. (b) The students in Southern Taiwan perceived more uncivil behaviors in class and disapproved of these behaviors more compared with the students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Taiwan, public school students disapproved incivilities more than private school students. Third year students perceived more uncivil behaviors than first year students. No difference occurred in the perceived frequency and approval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c) All students attained above average scores regarding the character concepts of respect, responsibility, and self-discipline. Students in Southern Taiwan attained higher scores than students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Taiwan, public school students higher than private school students, and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exhibited no differences. (d) Student perceptions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nd their frequencies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tudent character concepts, but the degree of student approval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se character concepts; thus, student character concepts can predict perceptions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nd the way students conceive respect can negatively predict their approval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classroom incivility, character concept*

---

\* Chi-Sui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shuc@mail.nutn.edu.tw (Corresponding Author)

\*\* Chia-Chen Wu,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lotus1490@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Jun. 17, 2013; Revised: Agu. 19, 2013; Accepted: May 21, 2014

## 壹、緒論

大學教育多著重於學術專業的發展，學生課堂秩序的維持常常被忽略，總覺得學生已經長大，老師不應再去約束學生，然而，大學生在課堂上的遲到早退、說話聊天、打瞌睡、玩手機等不禮貌行為（classroom incivilities），看似不是太嚴重的問題，卻往往會干擾教師的教學，學生在此不良的學習環境學習，若缺乏自我反省與自制，長久下來可能導致學生對老師的不滿，覺得老師未能有效管理課堂秩序，致使想求知的學生無法專心學習，甚至形成對老師的負面評價，降低其學習動機，最終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Feldmann, 2001; Hirschy & Braxton, 2004），實不應過於輕忽；況且大學生的課堂不禮貌行為有愈來愈多的趨勢（Gross, 2011; Kiracofe & Wells, 2007），不僅老師感到困擾，學生對於課堂上同儕這些會妨礙他人學習的行為也多感到厭煩，期待能有所改善（Carbonne, 1999）。因此，在我們越來越重視大學教學品質的今日，對於課堂不禮貌行為的探討實有其必要。

國外的研究發現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學生發展的不成熟與認知的偏差，及教師教學的缺失等，都可能是造成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因素（Berger, 2000; Patron & Bisping, 2008），其中在個人認知方面，發現如果學生判斷行為是不恰當的，就比較不會在課堂上表現該行為，而大學生的誠懇、責任及自律等概念也與課堂不禮貌行為有關（Alkandari, 2011; Altmiller, 2012; Boice, 1996），換言之，大學生的品德概念與不禮貌行為之間似乎存在著關連。品德的內涵包括各種不同的核心價值，例如正義、尊重、負責、誠實等等（Rose & Sharon, 2001），而品德具體展現於外的就是個人良好的日常言行及習慣等德行。國外研究發現大學生的自律、正義概念與低危險飲酒、戒酒有關（Logan, Kilmer, & Marlatt, 2010）；大學生的仁慈、公正等品德概念與其學業成績有關（Lounsbury, Fisher, Levy, & Welsh, 2009），可見品德概念與大學生行為兩者之間具有密切關係。

基於上述的問題背景與研究發現，加上國內有關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研究尚付之闕如，所以本研究即從大學生的道德概念認知著手，探討大學生的課堂不禮貌行為及其與品德概念的關係。一方面希望對改善大學教學的班級經營有所助益，另方面也希望在國內各級學校積極推動品德教育的當下，提供更多實證研究結果的參考。

本研究的課堂不禮貌行為係採 Bjorklund 與 Rehling (2010) 的定義，指學生在課堂上的不尊敬或無理行為，包括消極型和激進型兩種類型。品德概念的內涵則選取與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較相關的尊重、負責及自律等三項核心價值組成。本研究問題包括：1. 大學生的課堂不禮貌行為現況為何？2. 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差異情形為何？3. 大學生的品德概念現況為何？4. 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品德概念的差異情形為何？5. 大學生品德概念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預測情形為何？

## 貳、文獻探討

有關課堂不禮貌行為、品德概念相關文獻分述如下：

### 一、課堂不禮貌行為之意涵及成因

課堂上大學生的不禮貌行為日益增加，有關其意涵及成因，以下加以論述。

#### (一) 課堂不禮貌行為之意涵

以下從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定義及分類來說明課堂不禮貌行為之意涵：

##### 1. 課堂不禮貌行為之定義

Berger (2000) 將課堂不禮貌行為界定為在課堂上講話或是任何對老師不尊敬或無理的行為。Feldmann (2001) 認為是任何擾亂教室和諧、

合作的學習氣氛的行為。Bjorklund 與 Rehling (2010) 則延伸 Berger 的定義，認為課堂上的不尊敬或無理的行為又可分為消極型和激進型兩類，前者如睡覺、遲到等，後者如不聽老師勸告、隨意走動等。

## 2. 課堂不禮貌行為之分類

不禮貌行為可分為 (1) 消極型 (passive) 課堂不禮貌行為：Appleby (1990) 認為課堂不專心行為 (inattentive Behaviors)，例如上課心不在焉、睡覺等，是屬於消極型不禮貌行為。Berger (2000) 認為是指上課不專心、慣性遲到、使用手機進行與學習不相關活動等強度較低的干擾行為。另外在 Feldmann (2001) 提出的干擾行為、課堂恐怖主義、恐嚇教師及攻擊行為等四類課堂不禮貌行為中，以干擾行為 (annoyances) 這類屬於消極型的不禮貌行為。包括學生提早離席、在課堂中使用手機傳簡訊等。這一類型行為在課堂上屬較常見 (Feldmann, 2001)。

(2) 激進型 (active) 課堂不禮貌行為：Appleby 認為在課堂中講話、大聲的飲食、作弊、詢問教師這段教材內容會不會考等屬於這類型行為；Berger 則認為在教室中隨意走動，公然挑戰教師權威、質疑教師的教學、以言語嘲諷或及肢體動作攻擊教師或同學等是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另外，Feldmann 提出課堂恐怖主義 (classroom terrorism) 不禮貌行為、恐嚇教師 (intimidation) 及學生暴力行為 (violent action) 都是激進型的課堂不禮貌行為。大致說來，這些行為出現頻率較低，但衝突性較高。

### (二) 課堂不禮貌行為的成因

有關導致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原因，大致包含下列三類：1. 社會問題及價值觀的改變：近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學生本位的消費主義崛起 (Berger, 2000)，學生自認為是教育的消費者，將唸大學視為金錢與學位的等價交換，最終只為了獲得文憑，自然缺乏對自我學業成就發展的期望，造成課堂上的輕忽態度及率性行為。另外，在社會急功近利風氣

的衝擊下，學生只重視結果，而輕忽教育的情意陶冶及學習歷程的重要性，缺少對學校及教師專業的尊重，學生及家長自我中心的行為及態度日益普遍。另外在導致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社會問題方面，世界各國年輕人酗酒、藥物濫用持續增加，藥物的使用導致年輕人脫序的行為，自然課堂上的表現也會受到影響（Alkandari, 2011）。2. 學生發展的不成熟與認知的偏差：從行為學派的發展觀來看，學生在課堂上表現出的不禮貌行為，可能是長期累積下來的結果，從微不足道的小動作開始，未受到懲罰或削弱抑制，長久下來積非成是，逐漸學生形成了負向的行為模式，影響課堂的秩序（Sorcinelli, 1990）。再從認知學派的觀點來看，概念發展的未成熟，缺乏品德的概念，例如責任感、自律等，對教師期望學生課堂行為的認知不足，使學生未能自我要求，表現課堂合宜的行為；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學生缺乏溝通和問題解決能力，遭遇挫折時採取負向的手段來表達內心的想法，形成課堂不禮貌行為（Alkandari, 2011; Altmiller, 2012）。3. 教師教學的缺失：當授課教師的授課內容或教學方法無法吸引學生，使學生缺乏學習動機，不積極投入課堂活動，表現出不適當行為的頻率也就會增加（Sorcinelli, 1990）。Boice（1996）提到老師缺乏熱忱、條理的制式教學，與學生的課堂不禮貌行為有密切關係。Alkandari（2011）認為教師教學時未提供清楚的教學計畫、教學前沒有備課，或是不適當的評量方式，都會影響學生在課堂的表現。

綜上所述，造成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因素，除了可能來自於教師本身教學設計的不當，使學生無心學習；社會大眾觀念的變遷，例如功利主義、消費主義當道，無形中侵蝕了公民的價值。另外，學生成長過程，認知發展的未臻成熟或概念偏差，都會影響其行為，形成課堂上的不禮貌行為。

## 二、品德概念的意涵

有關品德概念的意義及尊重、負責及自律等幾項核心價值的內涵如下：

## （一）品德概念的意義

品德可說是美好特質的集合總稱（Ryan & Bohlin, 1999）。與品格（character）的概念相近，其本質上可說是美德（virtue），以符合道德規範的方式來回應外在情境的一種內在氣質，它包含了道德（moral）的成分（Lickona, 1991）。美德具體展現於外的德行，表現於日常生活的言行及習慣（李琪明，2003）。

## （二）品德概念的內涵——核心價值

對於品德內涵的論述，主要是針對各種核心價值。核心價值界定了個人在民主社會中應盡的責任與義務（Lickona, 2003; Rose & Sharon, 2001）。本研究採用尊重、負責及自律等三項核心特質：1. 尊重：Berger（1996）認為尊重（respect）是重視自己、他人、環境、財產與法律等的價值。Rose 與 Sharon（2001）認為是個人行為能保持謙虛，並能容忍與尊重他人。Bird（2010）提到尊重還有分為自尊和尊重其他人，自尊是從別人如何尊重你而得到的相對概念，相反的，尊重他人也必定是從尊重自己為出發點。Hall 等人（1998）提到，尊重可分為下列三點：(1) 以自己想像對待的方式對待別人；(2) 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3) 承認每個人、環境和自己的價值。總而言之，個人具有尊重的概念，能體會個人他人及環境的價值、同理他人，並以此為根據，對待周遭的人。2. 負責：按照 Berger 認為負責（responsibility）的定義是盡個人所能以提供他人所需，並盡力完成任務。負責的人做自己應當做的事，做事時總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行動前先思考，能自我管理，為自己的選擇負責。Vehmas（2011）在有關「負責」的論述，提到究責性（attributability）和問責性（accountability）。究責性指的是，一個按照著他自由意志去執行做事的人，不管最後結果如何，都是來自於他自己的選擇；所以一個人會對他的行為負責，就可以先假定他有著「負責」的概念。問責性則是，一個人依照社會規範或期望，進而管控自己行為

的能力，這意味著在社會群體中，一個人會因為他的行為而被評價，是負責或是不負責的。綜而言之，負責是一種竭盡自己所能去幫助他人，並完成任務的態度，負責的人能深思熟慮、自我控制及自我管理，並盡個人所能提供他人所需。3. 自律：Rose 與 Sharo 認為自律（self-discipline）的定義是處事態度積極且能自我控制。Rogus（1985）認為「個人控制行為」是自律的核心能力，包含了自我組織的能力、調適的能力及承諾的能力等。而 Duckworth 與 Seligman（2006）則把自律定義為透過有意識的努力來完成作為，是一種深層的心理規範，隱含更高遠的目標和反應。最後，Hall 等人提出自律的指標有下列三點：(1) 做出正確的選擇：一個自律的人能三思而後行，從好該做的事。(2) 可以控制自己的想法和行為。(3) 擁有好的習慣：有耐心、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氣。綜上所述，自律是一種深層的心理規範，指個人能處事態度積極且能自我控制行為，管理心理的慾望。

### 三、相關研究

有關國內外課堂不禮貌行為及品德概念之相關研究說明如下：

#### （一）課堂不禮貌行為之相關研究

Boice（1996）研究新手和有經驗的教師其課堂上學生之不禮貌行為，發現學生的不禮貌行為與學生的低誠懇態度、不做筆記有相關，另一方面也和教師的低熱忱、清晰和組織有相關。高頻率的課堂不禮貌行為伴隨著教師快速的講述、學生的困惑及厭煩、老師缺乏關注及能力。Berger（2000）在探討學生的不禮貌行為時，發現師生分際的破壞是導致學生不禮貌行為的原因之一。教師督導者的角色若換成朋友的角色，則學生容易逾越分寸，表現不禮貌行為。Paik 與 Broedel-Zaugg（2006）的研究發現作弊、講手機、攻擊性的批評、持續的聊天等幾項是被大學生認為最不禮貌的課堂行為；大四學生知覺到的課堂不禮貌行為少於大



一、大三學生。Patron 與 Bisping (2008) 調查商學系的大學生，發現儘管學生和老師對所謂不禮貌行為的看法不同，但是如果學生認為行為是不恰當的，就比較不會表現不禮貌行為，亦即課堂不禮貌行為受個人認知觀點的影響，另外，大學生對於課堂不禮貌行為本身的關注勝於對不禮貌行為所帶來的影響，顯示學生是容易知覺到課堂不禮貌行為，但較不易感受到其嚴重性。Nordstrom、Bartels 與 Bucy (2009) 研究 593 位大學心理系的學生，發現學生如果對課堂不禮貌行為持較正向的態度、愈具有消費主義傾向、愈自戀的傾向，則比較容易在課堂上表現出不禮貌行為；另外男生比女生較不易判斷為不禮貌行為，但卻較常表現不禮貌行為。Bjorklund 與 Rehling (2010) 研究 3,616 名美國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頻率及認同程度，發現被認為最常出現在課堂上的前 5 項行為依序為「傳簡訊」、「下課前整理書包」、「打呵欠」、「飲食」、「遲到早睡」等，另外，以「在教師要求停止說話後，依然繼續說話」、「因為宿醉或嗑藥而精神不濟的到學校上課」、「手機鈴聲響起」、「與他人大聲談話」、「以肢體語言藐視他人」為最不認同的前 5 項不禮貌行為。而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頻率與評定為不禮貌的程度彼此呈現負相關，亦即大學生認為愈常出現的不禮貌行為，其認為不禮貌的程度愈低。Alkandari (2011) 探討大學生知覺課堂不禮貌行為情形，發現學生普遍知覺到大學生的不禮貌行為，其中以課堂中途離席、遲到、私下和同學聊天等幾項較為頻繁。至於老師在維持學生課堂秩序所扮演的角色，8.2% 的大學生認為老師應告知學生可以被接受的課堂行為，其餘大部分學生還是認為學生應自動表現適合的課堂行為。另外，在性別差異方面，女性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定義通常比男性來得嚴謹，較不輕易判斷為不禮貌行為；比起其他年級的學生，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由於剛進入大學生活，缺乏課堂經驗作比較，所以較不容易知覺到課堂不禮貌行為，而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則較容易察覺到課堂不禮貌行為。整體來說，學生之課堂不禮貌行為不僅會影響到學習環境，還會

對教職員和其他希望在專業學科領域內成功的學生，造成不好的影響。Altmiller（2012）以焦點團體的方式訪談大學生，探討他們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看法。發現課堂不禮貌行為有上課講話、開玩笑、講手機、看雜誌、趴在桌上睡覺等。至於導致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原因，大學生認為性別偏見是其中之一，例如老師或同學可能認為男學生本來就比較不拘小節、活潑，容易包容其不禮貌行為，間接導致較多的課堂不禮貌行為；又例如認為男生相對於女生來說較有能力，而傾向給予較高的分數等，導致其他同學的挫折，進而降低其在課堂上的學習專注度。另外大學生也認為當學生缺乏責任感時，把課堂上學生的散漫行為視為教師缺乏效能的結果，而非學生自己應保持的正確學習態度，易導致學生散漫的態度，產生更多的不禮貌行為。

綜合上述，得知消極型不禮貌行為在大學的課堂上較常見。男女性別、高低年級之間在表現不禮貌行為的差異則尚未有十分一致的趨勢。在影響因素方面，學生的品德概念、態度與課堂不禮貌行為有關，而且如果學生一旦判斷其行為是不禮貌的，就比較不會表現該行為，可見學生的認知也關係著他們在課堂的不禮貌行為。

## （二）品德概念之相關研究

Lounsbury 等人（2009）探討大學生的品格概念和學業成就兩者的關係，發現品格概念與大學生一般生活滿意度、大學學習狀態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而 24 項中的 16 項品格也與學生成績的 GPA 有顯著的正相關。Logan 等人（2010）研究大學生品格和飲酒的關係，發現大學生的高自律得分與戒酒、低危險飲酒有關，另外高的正義和卓越得分與戒酒有關，但智慧、勇氣和慈悲卻與戒酒行為無顯著關係。Gross（2011）探討大學生對作弊及抄襲行為的看法，發現學生認為是自己對教育的意義及如何獲得教育的途徑與過去傳統的觀點不同，亦即是學生價值觀的變遷影響其學習行為。Karris 與 Craighend（2012）探討美國大學生品

德概念的認同情形，發現大學生最常認同幽默、愛、仁慈、誠實和社會智力；最少認同謙虛、自我調整、具有靈性、喜歡學習和謹慎。男生和女生在仁慈、親近、感激、寬恕等 11 項美德有差異。女生認同仁慈、公正、謹慎等品德之得分高於男生，男生對自我調整的認同則高於女生。國內陳慧琪（2011）的研究發現學生對品德教育持正向的態度，接受品德教育課程的學生，其品德概念有所改善、對學生待人處事行為上有正向影響。李奉儒（2012）在其研究提到「道德意志薄弱」（moral weakness），可能致使年輕人無法透過道德習慣與榜樣的學習，將道德的認知於行動實踐，來取得道德與行動之間的一致。簡成熙（2006）在探討品格教育與公德（civic virtues）之間的關係，認為在東方社會中，公德的概念與西方略有不同，前者是偏向消極性、不作為的公民行為，如不破壞公共利益等，而後者則指積極性的公民行為，例如參與公共事務、從事公益活動等。因此如果品格教育是在於陶冶個人良好的社會行為與個性，則推動品格教育未必能促進學生的公德，亦即當我們具有良好的品德，是否也會有良好的公德是有待探討的。

##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針對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資料處理與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量化的研究方法，以調查法進行研究。探討學生的課堂不禮貌行為、品德概念及二者的關係。研究中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考慮所要回答的研究問題，在選取受試樣本時，依學校所在的地理區域、學校公、私立類別、年級及性別等四個層面進行規劃。先從北部、中部、

南部三個地理區域，每一區域抽取較大型、包含五個學院以上的公立、私立大學各一所，再於每一所大學抽取一個系，再從中抽取大一和大三各一個班級，總共 12 個班級 730 位學生，進行資料的蒐集。

##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除了調查學生基本資料，「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及「品德概念」之調查分別說明如下：

### （一）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

本研究參考 Bjorklund 與 Rehling（2010）所編製量表，分為激進型和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經翻譯修訂，量表縮減為 20 題，兩個分層面各 10 題，為四點之評定量表。在效度方面，先請專家學者針對題目與所屬層面的對應性，及各題題意的敘述是否恰當，加以檢視並提供意見，研究者據以修改，接著進行預試、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其中項目分析各題之決斷值均大於 3，鑑別度良好，接著在因素分析方面，「激進型不禮貌行為」、「消極型不禮貌行為」其 KMO 值分別為 .913、.881，特徵值為 4.998、4.445，解釋的變異量分別為 49.976%、44.452%，信度 Cronbach's  $\alpha$  則分別為 .837、.812。在知覺方面，得分愈高表示知覺的不禮貌行為愈多，反之則愈少；在認同方面，得分愈高表示學生對不禮貌行為愈認同，得分愈低則表示對不禮貌行為愈不認同。

### （二）品德概念

本研究參考 Rose 與 Sharon（2001）提出之品德教育核心價值，預試時先從中挑選出與課堂不禮貌行為較有關連的尊重、負責、誠實及自律四項品德，依據其理論定義編擬試題，每一項品德概念有 5 個題目，請三位專家針對题目的適切性加以檢驗，提供意見，研究者再據以修改成為四點的評定量表，接著進行預試、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其中項目

分析各題之決斷值均大於 3，鑑別度良好；而因素分析部分，初次分析的結果，誠實分層面的 5 題中有三題的因素負荷小於 .3，因此決定刪除該層面，最後保留尊重、負責及自律三個層面，此三層面的 KMO 值分別為 .718、.628、.673，特徵值為 2.221、1.774、1.707，解釋的變異量為 44.422%、35.477% 及 43.142%，信度 Cronbach's  $\alpha$  分別為整體量表為 .776、尊重 .625、負責 .513 及自律 .584。受試學生在尊重、負責、自律等三個層面的得分愈高表示受試愈具有該層面的品德概念，反之得分愈低表示愈不具備該品德概念。

###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中各項統計分析包括：1. 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品德概念之現況。2.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認同以及品德概念的差異。3.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學校所在地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認同及品德概念的差異。4. 以多元逐步迴歸考驗品德概念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及認同的預測。

###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針對研究對象進行抽樣及統計，所調查樣本的學生基本資料分布如表 1：

表 1 調查樣本學生的基本資料

	性別		就讀年級		就讀學校性質		就讀學校所在地			全體
	男	女	大一	大三	公立	私立	北部	中部	南部	
人數	295	435	394	336	435	295	163	252	315	730

有關本研究之結果逐一說明如下，並加以討論：

## 一、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之現況

有關大學生對於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和「認同」現況，在知覺方面，全體接受調查大學生在整體量表得分的平均數為 48.73，其中在知覺消極型不禮貌行為的分量表平均得分為 28.739，多於知覺激進型不禮貌行為的平均得分 19.990，經過  $t$  考驗達顯著差異， $t$  值為 60.872 ( $p < .001$ )，表示大學生對兩種不同類型不禮貌行為的知覺有差異。再就其單題平均數來說，知覺消極型不禮貌行為 2.873，高於中間值的 2.5，顯示其在一般課堂的普遍性；至於激進型不禮貌行為的單題平均 1.999 則低於中間值 2.5，大約是屬於「少」的程度。從表 2 得知大學生知覺最多的前五項課堂不禮貌依序為「在上課期間趴著睡覺或打瞌睡」、「使用手機、電腦等上網進行與課堂無關的活動」、「使用手機傳送或接收簡訊」、「上課時神遊或不專心」、「無生理考量的遲到或早退」等，皆屬於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

在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方面，大學生對消極型不禮貌行為認同的分量表平均得分為 21.066，激進型不禮貌行為認同的分量表平均得分為 17.518，經過  $t$  考驗達顯著差異， $t$  值為 27.406 ( $p < .001$ )，表示大學生對此兩種不同類型不禮貌行為的認同有差異。在單題的平均數方面，不論是消極型或激進型皆低於中間值 2.5，其中對消極型不禮貌行為認同為 2.107，差不多屬於「不認同」；激進型則為 1.751，介在「不認同」到「非常不認同」之間，顯示大學生對於課堂不禮貌行為普遍傾向不認同。從表 3 得知其中最不認同的 5 項課堂不禮貌行為，也就是從得分最低的「在考試時以非正當手段取得好成績」開始，接下來依序為「以誇張的肢體動作或聲量分散他人的注意力」、「在課堂上，刻意與教師唱反調」、「在教師要求停止說話後，依然繼續說話」、「在課堂開始後，起身在教室內走動」等皆為激進型不禮貌行為。

## 二、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差異情形

隨著學校所在地區、學校性質、年級及性別的不同，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及認同之差異情形，逐一分析如下：

表 2 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各題得分情形摘要表

層面	題號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激進型	1.	在教師要求停止說話後，依然繼續說話	2.28	0.91	11
	3.	在考試時以非正當手段取得好成績	1.79	0.76	17
	4.	在課堂上，刻意與教師唱反調	1.56	0.67	20
	7.	在課堂上竊竊私語地用言語攻訐教師	1.85	0.76	16
	13.	以誇張的肢體動作或聲量分散他人的注意力	1.63	0.68	19
	15.	質疑作業或學習活動的價值	2.26	0.87	12
	17.	運用手勢或表情表明對作業或是成績的不滿意	1.90	0.80	15
	18.	在教師授課期間飲食	2.74	0.88	6
	19.	提早到教室幫教師準備好上課器材（反向）	2.25	0.93	13
	20.	在課堂開始後，起身在教室內走動	1.72	0.71	18
消極型	2.	讓手機在上課時發出聲響	2.66	1.08	9
	5.	在上課期間趴著睡覺或打瞌睡	3.37	0.81	1
	6.	上課會注意講臺上的情形（反向）	2.62	0.73	10
	8.	無生理考量的遲到或早退	2.96	1.03	5
	9.	使用手機傳送或接收簡訊	3.34	0.86	3
	10.	在下課前就收拾好書包	2.69	0.89	8
	11.	使用手機、電腦等上網進行與課堂無關的活動	3.34	0.88	2
	12.	頻繁進出教室（上廁所、接電話等等）	1.94	0.76	14
14.	上課時神遊或不專心	3.12	0.93	4	
16.	以精神不濟的狀況到學校上課（例如熬夜、宿醉）	2.71	0.88	7	

表 3 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之認同現況平均數摘要表

層面	題號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激進型	1.	在教師要求停止說話後，依然繼續說話	1.43	0.80	17
	3.	在考試時以非正當手段取得好成績	1.27	0.69	20
	4.	在課堂上，刻意與教師唱反調	1.36	0.77	18
	7.	在課堂上竊竊私語地用言語攻訐教師	1.52	0.80	15
	13.	以誇張的肢體動作或聲量分散他人的注意力	1.36	0.73	19
	15.	質疑作業或學習活動的價值	1.92	0.96	7
	17.	運用手勢或表情表明對作業或是成績的不滿意	1.66	0.86	14
	18.	在教師授課期間飲食	2.02	0.96	6
	19.	提早到教室幫教師準備好上課器材（反向）	3.49	0.82	2
	20.	在課堂開始後，起身在教室內走動	1.48	0.75	16
消極型	2.	讓手機在上課時發出聲響	1.71	0.72	13
	5.	在上課期間趴著睡覺或打瞌睡	1.90	0.86	8
	6.	上課會注意講臺上的情形（反向）	3.60	0.72	1
	8.	無生理考量的遲到或早退（只來一節課等等）	1.85	0.73	10
	9.	使用手機傳送或接收簡訊	2.22	0.77	3
	10.	在下課前就收拾好書包	2.20	0.74	4
	11.	使用手機、電腦等上網進行與課堂無關的活動	1.80	0.85	12
	12.	頻繁進出教室（上廁所、接電話等等）	1.83	0.72	11
	14.	上課時神遊或不專心	2.11	0.70	5
	16.	以精神不濟的狀況到學校上課（例如熬夜、宿醉）	1.85	0.83	9

### （一）不同學校所在地區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及認同有顯著差異

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的平均得分為北部 46.03，中部 48.11，南部 50.62，三者達顯著差異， $F$  值為 15.246 ( $p < .001$ )，再進



一步進行事後比較，南部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北部及中部，顯示南部的學生相較於中、北部的學生，在課堂上知覺較多學生不禮貌行為。至於對不禮貌行為的認同方面，平均得分為北部 40.939，中部 40.694，南部 35.676，三者達顯著差異， $F$  值為 29.559 ( $p < .001$ )，再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北部平均分數顯著高於中部及南部。顯示北部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度較高，其次為中部，南部大學生的認同度則最低。

再分別從消極型和激進型不禮貌行為的各組事後比較來看，在知覺激進型不禮貌行為方面，由南到北平均得分為 20.571、19.968、18.902， $F$  值為 7.874 ( $p < .001$ )；在知覺消極型不禮貌行為方面，由南到北平均得分為 30.044、28.143、27.129， $F$  值為 18.876 ( $p < .001$ )。都是南部學生高於中部學生，中部學生高於北部學生。而在對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方面，由南到北平均得分為 15.692、18.770、19.110， $F$  值為 37.653 ( $p < .001$ )，是北部學生最高，其次是中部學生，最低是南部學生，但在對消極型不禮貌行為的認同方面，由南到北平均得分為 19.984、21.925、21.828， $F$  值為 29.559 ( $p < .001$ )，則是中部學生最高，其次是北部，最低是南部學生。

## （二）不同學校性質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有顯著差異

在不同學校性質方面，公立及私立學校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平均得分為 49.21 和 48.01，兩者的差異並未達顯著，但如果單從消極的分層面的知覺來看，公立學校平均得分為 29.230 顯著高於私立學校的 28.010。至於認同度方面，公立及私立學校的平均得分為 36.313 和 41.932，兩者達顯著差異， $t$  值為 -8.126 ( $p < .001$ )，顯示相較於私立學校學生，公立學校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得分較低，表示較不認同。再從激進型或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來看，在激進型方面，公立學校學生平均得分為 16.156，私立學校學生平均得分為 19.525，兩者

達顯著差異， $t$  值為  $-9.032$  ( $p < .001$ )；消極型不禮貌方面，公立學校平均得分為  $20.156$ ，私立學校平均得分為  $22.407$ ，也達顯著差異， $t$  值為  $-6.293$  ( $p < .001$ )，顯示公立學校大學生較私立學校大學生更不認同課堂不禮貌行為。

### (三) 不同年級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有顯著差異

不同年級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大一和大三的平均得分為  $46.88$  和  $50.89$ ，達顯著差異， $t$  值為  $-6.169$  ( $p < .05$ )，顯示相較於大一學生，大三學生知覺較多課堂不禮貌行為。至於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方面，大一和大三學生的平均得分為  $38.345$  和  $38.863$ ， $t$  值為  $-.754$ ，未達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年級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度並無顯著的不同。

### (四) 不同性別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及認同皆未達顯著差異

不同性別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男生和女生的平均得分為  $48.29$  和  $49.02$ ，未達顯著差異， $t$  值為  $-1.069$ 。在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方面，男生和女生的平均得分為  $38.393$  和  $38.713$ ， $t$  值為  $-.458$ ，也是未達顯著。表示不論是在知覺頻率或認同，男女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看法並無明顯的差異。

綜合前述，在知覺方面，不同學校所在地學生及不同年級大學生有顯著差異，南部大學學生較北部及中部大學生知覺較多課堂不禮貌行為，對於課堂不禮貌行為也較不認同；大三學生較大一學生知覺較多課堂不禮貌行為。在認同方面，不同學校所在地學生及不同性質學校學生其認同有差異，其中南部大學生、公立學校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認同度較低，而男、女不論在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或認同方面皆沒有顯著差異。

### 三、大學生的品德概念現況

全體接受調查大學生在尊重、負責及自律品德概念等三個分量表之該層面平均得分依序為 16.06、14.90、14.62，整體平均則為 45.59。尊重的平均得分最高，自律最低。而三項不同品德概念之層面單題平均數分別為 3.213、2.980、2.924，都高於平均值 2.5。若就單題平均數做比較，「尊重」概念以第 3 題「我認為做任何事都應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得分最高，平均數為 3.53；第 5 題「我會先考慮個人利益，再考慮團體利益」得分最低，平均數為 2.48。「負責」概念以第 6 題「我會盡自己所能，提供他人所需」得分最高，平均數為 3.32；第 8 題「我認為現階段對照顧好自己就已足夠」得分最低，平均數為 2.62。「自律」概念則以第 14 題「我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分內的工作」得分最高，平均數為 3.47；第 12 題「我做事一向秉持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信念」得分最低，平均數為 2.09。

### 四、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品德概念的差異情形

隨著不同學校所在地區、學校性質、年級及性別，大學生品德概念的差異情形，逐一分析如下：

#### （一）不同學校所在地區大學生品德概念的差異情形

比較不同學校所在地區大學生在尊重、負責、自律及品德整體各項之平均得分其  $F$  值分別為 56.399、16.391、25.463 及 44.891，均達顯著差異 ( $p < .01$ )。經由事後比較發現，南部的大學生在「尊重」、「負責」及「自律」三項品德概念得分皆顯著高於北部及中部大學生。

#### （二）不同學校學校性質大學生品德概念的差異情形

公立和私立不同學校性質大學生在尊重、負責、自律品德概念及品德整體各項平均得分上皆具有顯著差異 ( $p < .01$ )， $t$  值分別為 6.473、

2.963、2.730 及 4.947。顯示公立學校大學生在尊重、負責、自律及整體品德概念皆高於私立大學的學生。

### （三）不同年級大學生品德概念的差異情形

在不同年級的差異方面，比較大一和大三學生在尊重、負責、自律、品德整體各項品德概念的平均得分，得知  $t$  值分別為尊重  $-0.267$ 、負責  $-0.397$ 、自律  $-0.001$  及品德整體  $-0.259$ ，均未達顯著差異。顯示大一學生和大三學生其品德概念並無顯著差異。

### （四）不同性別大學生品德概念的差異情形

比較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尊重」、「負責」、「自律」及品德整體之平均得分，其  $t$  值分別為  $1.586$ 、 $1.156$ 、 $-0.016$  及  $1.072$ ，皆未達顯著差異，表示男、女在各項品德概念皆沒有顯著差異。

## 五、大學生品德概念對課堂不禮貌行為之知覺及認同的預測情形

課堂上學生的秩序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而品德概念又與個人的行為有密切關係，因此本研究擬進一步探討品德概念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預測情形，以下先從兩者的相關進行分析，之後再分析其預測情形。

### （一）大學生品德概念與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及認同的相關情形

在大學生品德概念、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及課堂不禮貌行為認同三者的關係，「品德整體」與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的相關係數為  $.167$  ( $p < .01$ )，「尊重」與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的相關係數為  $.126$  ( $p < .01$ )，「負責」與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頻率的相關係數為  $.147$  ( $p < .01$ )，「自律」與課堂不禮貌行為相關係數為  $.158$  ( $p < .01$ )，四者皆達顯著正相關，其相關度為低度相關。

另外，品德與課堂不禮貌行為認同的關係方面，品德整體與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相關係數為  $-0.224$  ( $p < .01$ )，「尊重」與課堂不禮貌行為認同的相關係數為  $-0.283$  ( $p < .01$ )，「負責」與課堂不禮貌行為認同的相關係數為  $-0.126$  ( $p < .01$ )，「自律」與課堂不禮貌行為認同的相關係數為  $-0.153$  ( $p < .01$ )，皆達顯著負相關，其相關度皆為低度相關。

## (二) 大學生品德概念對課堂不禮貌行為之預測

在品德概念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的預測方面，被選入的只有「品德整體」一個預測變項，從表 4 得知  $R^2$  為  $.028$ ，「品德整體」可以解釋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總變異量的  $2.8\%$ ， $\beta$  值達顯著水準， $\beta$  為正值，表示品德整體可以正向預測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亦即大學生愈具有品德概念，愈容易知覺課堂不禮貌行為。

品德概念分別對激進型及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的預測，從表 4 得知「自律」概念  $R^2$  為  $.013$ ，「自律」可以解釋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總變異量的  $1.3\%$ ， $\beta$  值達顯著水準， $\beta$  為正值，表示自律可以正向預測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亦即大學生愈具有自律概念，愈容易知覺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而在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方面，「品德整體」 $R^2$  為  $.038$ ，「品德整體」可以解釋知覺總變異量的  $3.8\%$ ， $\beta$  值達顯著水準， $\beta$  為正值，表示品德整體可以正向預測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亦即大學生愈具有品德概念，愈容易知覺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

在品德概念對課堂不禮貌行為認同的預測度，投入「品德整體」、「尊重」、「負責」、及「自律」等四個預測變項，其中被選入的只有「尊重」，從表 5 得知「尊重」 $R^2$  為  $.080$ ，可以解釋課堂不禮貌行為認同總變異量的  $8.0\%$ ， $\beta$  值達顯著水準， $\beta$  值  $-0.283$  為負值，表示「尊重」可以負向預測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亦即當大學生愈具有尊重的品德概念，其對課堂不禮貌行為愈不認同。

表 4 品德概念對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迴歸分析摘要表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不禮貌行為知覺					
	R	R <sup>2</sup>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Beta)	t
常數			33.908	3.257		10.410***
	.167	.028				
品德整體			0.252	0.055	.167	4.573***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激進型不禮貌行為知覺					
	R	R <sup>2</sup>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Beta)	t
常數			16.616	1.115		14.905***
	.113	.013				
自律			0.231	0.075	.113	3.060**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消極型不禮貌行為知覺					
	R	R <sup>2</sup>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Beta)	t
常數			18.465	1.932		9.555***
	.194	.038				
品德整體			0.175	0.033	.194	5.343***

\*\*  $p < .01$ , \*\*\*  $p < .001$

表 5 品德概念對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迴歸分析摘要表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不禮貌行為知覺					
	R	R <sup>2</sup>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Beta)	t
常數			59.103	2.601		22.727***
	.283	.080				
尊重			-1.277	0.161	-.283	-7.954***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激進型不禮貌行為認同					
	R	R <sup>2</sup>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Beta)	t
常數			30.530	1.448		21.079***
	.318	.101				
尊重			-0.810	0.089	-.318	-9.057***
預測變項	效標變項：消極型不禮貌行為知覺					
	R	R <sup>2</sup>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Beta)	t
常數			28.573	1.337		21.366***
	.205	.042				
尊重			-0.467	0.083	-.205	-5.659***

\*\*\*  $p < .001$

品德概念分別對激進型及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認同的預測，得知「尊重」 $R^2$ 為.101，可以解釋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總變異量的10.1%， $\beta$ 值達顯著水準， $\beta$ 值-.318為負值，表示尊重可以負向預測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亦即大學生愈具有尊重的概念，對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愈不認同。而在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方面，「尊重」 $R^2$ 為.042，可以解釋知覺總變異量的4.2%， $\beta$ 值達顯著水準， $\beta$ 值-.205為負值，表示尊重可以負向預測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亦即大學生愈具有尊重概念，愈不認同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

## 六、綜合討論

歸納前述的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較常知覺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為多於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這與 Bjorklund 與 Rehling (2010)、Alkandari (2011) 及 Altmiller (2012) 的研究發現相似，唯在被學生評定為較常見的課堂不禮貌行為中，臺灣的大學生較常看到的課堂不禮貌行為幾乎都傾向於不出聲音的消極型不禮貌行為，例如睡覺、玩手機等；和國外研究偶爾發現有課堂有私下聊天、開玩笑等較明顯發出聲音的不禮貌情形略有差異。這樣的結果可以從 Bjorklund、Rehling 與 Gross (2011) 認為社會文化觀點、價值觀會影響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來看，西方社會講究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義務，學生可能會認為偶爾開玩笑聊天，不算是太過踰矩的行為，間接導致學生表現不禮貌行為，學生也因此容易知覺到此類型不禮貌行為；東方社會則多半比較崇尚團隊紀律及尊師重道，大學生在課堂上較不會有明顯發出聲音、公然挑釁教師的行為。但是在認同方面，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於課堂上不禮貌行為多持不認同或非常不認同的態度，特別是在激進型不禮貌行為上，表示非常的不認同，這與 Bjorklund 與 Rehling 的研究發現最不認同的前幾項行為皆屬於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類似，所以，東西方大學生對於較激進的

不禮貌行為的不認同大致上相同。而若再與前述國外大學生偶而會知覺到的較激進的課堂不禮貌行為做比較，似乎可以發現知覺與認同不一致的情形，亦即大學生在課堂上可能會表現一些自己不認同的行為。

在不同背景變項方面，本研究發現不同年級大學生在知覺課堂不禮貌行為有差異，大三學生較大一學生容易知覺不禮貌行為，相較於其他研究，Alkandari（2011）也是發現大三學生較容易知覺課堂不禮貌行為，認為年紀較大學生，由於認知發展漸趨成熟，對課堂上該有的禮貌較有清楚的概念，所以也就比較容易知覺到周遭同學的不禮貌行為，然而 Paik 與 Broedel-Zaugg（2006）的研究卻發現大學四年級學生反而比大一和大三學生較不易知覺課堂不禮貌行為，其理由是高年級大學生學習經驗較豐富，瞭解學校或課堂的生態，在課堂上容易放鬆心情，無形中較不在意同儕的不禮貌行為，所以其知覺也較少，這樣的解釋，似乎看到了生活習慣、文化對個人的影響。總而言之，年級之間的差異可能受許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學生的認知發展、價值觀、學習生涯發展目標的訂定等，影響了他們在課堂上的學習專注情形，到目前為止較無一致的結論。

至於不同所在區域大學的比較，不論是品德概念的得分或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及不認同，都顯示南部大學生較高於中、北部，此種現象是否是受區域環境的社會價值觀影響，南部較多農業縣市；中、北部則包含較多都會地區，人口較密集、族群多元，加上工商社會競爭與追求利益的特性，是否導致這個區域大學生品德概念得分較低；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也思考到在各項品德概念內涵的建構與量化方式的測量也足以影響最後的結果，品德概念的測量本非易事，雖然本研究僅聚焦於概念認知與判斷，而非測量情意的展現，但畢竟品德是一個相當抽象的概念，與時空、文化價值的互動性不容忽略。因此此一研究發現，讓我們反思到後續有必要從學校現場實地觀察、蒐集大學生對品德概念的認知，再探討其與課堂不禮貌行為的關係。最後，研究過程抽取的學校樣本數有限，因此目前此一研究結果，較屬於一個初步的探索結果，宜保守推論，並於後續研究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學校個數。



至於在課堂不禮貌行為與品德概念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發現兩者具有顯著相關，但是屬於低度的相關，從國內李奉儒（2012）「道德意志薄弱」的觀點來看，年輕人的道德認知未必與其道德行為的實踐有緊密關係，所以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品德概念皆在平均值之上，顯示有良好的品德概念，是否其本身就是參與了這些不禮貌行為，所以影響了覺察他人不禮貌行為時的判斷，當然其他例如社會價值觀的變遷、教師的教學都可能同時影響學生的課堂不禮貌行為，而非僅品德概念單一因素，所以未來的研究可以繼續探討多個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另外，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品德概念的整體可以預測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大學生的尊重品德概念可以負向的預測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這些發現對照於國外，與 Patron 與 Bisping（2008）認為學生的認知概念與其行為有關，大致有相同的趨勢，然而和 Altmiller（2012）、Alkandari（2011）的研究，發現學生的責任感和他們是否認同、表現課堂不禮貌行為有關，則不盡相同，本研究中的責任概念、自律概念並未能顯著預測對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對此，參考簡成熙（2006）提到東方社會對於公德（civic virtues）的觀點多偏向消極、不作為的公民行為，例如不破壞公共利益，而不是西方社會較強調的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例如譴責破壞秩序者。所以，如果我們校園過去長久以來推動的品德教育，使學生建構的品德概念其中一部分是比較傾向此類型的公德，是否會影響他們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判斷與認同度，例如在認同度方面，「使用手機傳送或接收簡訊」、「下課前就收拾好書包」及「上課時神遊或不專心」，都是屬於認同度前五名以內的，換言之學生認為這些行為還不至於對老師太不禮貌，是否學生抱持此種觀點，認為只要不發出聲音、不明顯干擾到老師上課節奏，就還算可以接受，這讓我們反思到目前大學生普遍對品德性本質與外在行為表現的認知，是否隨著社會價值的變遷或其他因素，而有其特殊的型態，或相異於學校教師的觀點。相對於大學生的觀點，課堂上的老師似乎更期待學生認真聽講、主動提問等積極的表現，即使他們並不發出聲音，上課時玩手機、用筆

電做無關課堂學習的事等都讓老師認為是不良的課堂行為，也為老師們帶來不少困擾，此種師、生品德認知的差異及其伴隨的行為表現值得進一步探討，也是我們有效改善學校品德教育不容忽視的議題之一。

##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歸納本研究的發現可以獲得以下結論，並據以提出建議。

### 一、研究結論

以下針對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品德概念的現況，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品德概念的差異情形及品德概念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預測說明本研究結論。

#### (一) 大學生的課堂不禮貌行為現況

##### 1. 大學生知覺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多於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

大學生知覺消極型和激進型不禮貌行為的單題平均分數來看，知覺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 2.873 高於平均值 2.5，接近「多」的程度；激進型得分 1.999 則屬於「少」的程度。從受試大學生在消極型不禮貌行為及激進型不禮貌行為兩個平均數的考驗達顯著差異，得知大學生知覺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多於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其中知覺最多的前五項課堂不禮貌依序為「在上課期間趴著睡覺或打瞌睡」、「使用手機、電腦等上網進行與課堂無關的活動」、「使用手機傳送或接收簡訊」、「上課時神遊或不專心」、「無生理考量的遲到或早退」等，皆屬於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

##### 2. 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傾向不認同

大學生對消極型和激進型不禮貌行為的認同度，由單題平均數來看不論是消極型或激進型，皆低於中間值，對消極型不禮貌行為的看法屬

於「不認同」，對激進型不禮貌行為的看法則介於「不認同」到「非常不認同」之間。顯示大學生對於課堂不禮貌行為普遍傾向不認同。其中大學生對激進型不禮貌行為的不認同更甚於消極型不禮貌行為。大學生最不認同的前五項課堂不禮貌行為依序為「在考試時以非正當手段取得好成績」、「以誇張的肢體動作或聲量分散他人的注意力」、「在課堂上，刻意與教師唱反調」、「在教師要求停止說話後，依然繼續說話」、「在課堂開始後，起身在教室內走動」等，皆屬於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

## （二）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差異情形

### 1. 南部大學生較北、中部大學生知覺較多課堂不禮貌行為，其認同度也較低

北、中、南三個區域大學生在知覺課堂不禮貌行為的整體得分有顯著差異，其中，南部學生知覺最多，其次為中部及北部；在消極型不禮貌行為方面，則是中部得分最高，其次是北部及南部。在認同方面，不論哪一個區域大學生都傾向不認同課堂不禮貌行為，以南部大學生最不認同，依序是中部及北部。

### 2. 公立大學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認同度低於私立大學學生

在不同性質大學生的比較方面，公、私立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並沒有顯著差異，但在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上，公立大學學生顯著高於私立大學學生。而在認同方面，公、私立大學學生對不禮貌行為都傾向不認同，比較兩者的差異，不論在認同整體得分，或分層面激進型或消極型不禮貌行為，都顯示公立學校大學生較私立學校大學生認同度低。

### 3. 大三學生較大一學生知覺較多課堂不禮貌行為

比較不同年級大學生在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及認同，在知覺方面，不論是在整體或分層面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年級之間都有顯著差異，顯示大三學生較大一學生知覺較多課堂不禮貌行為。在認同方面，大一和大三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沒有明顯不同。

#### 4. 男、女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及認同皆沒有顯著差異

男、女不同性別對課堂上的不禮貌行為知覺的整體及分層面，並無明顯差異；另外在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方面，包括整體及分層面，男、女都沒有顯著差異。

### （三）大學生的品德概念現況

大學生的品德概念，以尊重得分最高，自律得分最低。大學生在尊重、負責及自律各個分層面的單題得分高於平均值，顯示具有良好品德概念。在「尊重」品德概念以「我認為做任何事都應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得分最高；「負責」概念以「我會盡自己所能，提供他人所需」得分最高；「自律」概念則以「我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分內的工作」得分最高。

### （四）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品德概念的差異情形

#### 1. 南部大學生品德概念得分高於中、北部大學生

比較不同區域大學學生在「尊重」、「負責」、「自律」及品德整體等品德概念得分，得知南部大學生在「尊重」、「負責」、「自律」及品德整體的得分皆高於中部及北部大學生。

#### 2. 公立學校大學生品德概念得分高於私立學校大學生

比較公、私立大學生的品德概念得分，得知公立學校大學生不論在尊重、負責、自律及品德整體皆高於私立學校大學生。

#### 3. 男、女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品德概念得分無顯著差異

男、女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尊重、負責、自律及品德整體各項品德概念的得分，顯示沒有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 （五）大學生品德概念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預測情形

#### 1. 大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知覺、認同分別與品德概念具有相關

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與認同兩者之間無顯著相關，而大

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與尊重、負責、自律及品德整體都具有顯著相關，其相關屬於低度相關；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與尊重、負責、自律及品德整體也都具有顯著相關，其相關也都屬於低度相關。

## 2. 大學生品德概念可以正向預測其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

大學生品德整體可以正向的預測其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大學生愈具有品德概念，愈容易知覺課堂上的不禮貌行為。在不同類型方面，自律品德概念可以正向預測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自律品德概念愈高的大學生愈容易知覺激進型課堂不禮貌行為；品德整體可以正向預測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品德概念愈高的大學生愈容易知覺消極型課堂不禮貌行為。

## 3. 大學生尊重概念可以負向預測其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

在對不禮貌行為認同的預測方面，大學生的尊重品德概念可以負向的預測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認同，亦即當大學生愈具有尊重品德概念，則愈不認同課堂不禮貌行為，從不同類型來看，大學生愈具有尊重品德概念，對激進型、消極行課堂不禮貌行為都愈趨於不認同。

品德概念對大學生的課堂不禮貌行為之預測雖達顯著，但其中有部分解釋量較低，可能受限於品德概念較為抽象，受調查學生填答時因個人或環境中不可預測因素而影響其認知，此困難有待後續研究加以克服。

## 二、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發現，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教育相關人員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 （一）對教育相關人員的建議

#### 1. 大學加強品德教育

由於研究發現大學生課堂的不禮貌行為與其品德概念具有相關，學生具有較佳的品德概念對課堂上的不禮貌行為較不認同，所以對於大學

的行政相關人員來說，不可因為大學生年齡較長，以尊重其自由為由，而忽略了學生的品德教育，相反的，應該多強化學校的品德教育，例如建立有關品德的核心能力指標，開設相關通識課程，表揚並獎勵學生的善行等，來建立學生良好的品德概念。

從背景變項的分析結果，發現北、中、南不同區域大學或公、私立大學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與認同存在差異，建議困擾於學生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學校，可以參考與其他學校的差異情形，適度的強化學校的品德教育或教師教學時的班級經營。另外，研究發現大三學生比大一學生知覺更多課堂不禮貌行為，顯示越高年級大學生有愈多課堂不禮貌行為，因此學校應該及早預防，例如在學生剛入學的新生輔導時，強調品德概念及課堂秩序的重要性，並隨著學生升上高年級，與導師或相關輔導人員持續追蹤，瞭解學生在品德概念認知的變化情形，並據以輔導。

## 2. 大學教師教學應適度的引導對學生課堂良好行為的認知

在教師教學方面，可以從建立學生的品德概念認知來改善學生的不禮貌行為，例如在教學前先引導學生反思學生在課堂學習應有的行為準則，再加以歸納導向品德的意涵與行為，例如尊重、自律等，使學生在課堂學習過程有清楚的行為準則，適度的規範自己的行為，形成比較專注學習的班級氣氛，使老師的教學可以更順暢。

###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 1. 探討課堂不禮貌行為與其他影響因素的關係

本研究已初步發現課堂不禮貌行為與大學生品德概念具有關連，建議未來研究可持續探討課堂不禮貌行為與其它影響因素的關係，例如社會價值觀的變遷、教師的教學方式，及大學生的其它認知等，以充實相關理論內涵。

#### 2. 繼續探討不同年級與課堂不禮貌行為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大三學生知覺的課堂不禮貌行為多於大一學生，建議日

後其他研究可以繼續研究大學一到四年級的差異，甚至可以延伸至研究所的學生，探討不同年級課堂的學生行為現況及他們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看法。因為隨著學生的發展，學生的概念也會有所改變，如果可以更清楚瞭解其認知的變化，應有助於引導學生表現得宜的課堂行為。

### 3. 探討影響不同所在區域大學生知覺或認同課堂不禮貌行為的因素

雖然本研究發現不同區域大學生對課堂不禮貌行為的知覺及認同有其差異，然而大學生成長的家鄉所在地，可能與就讀學校所在地不同，大學時期的品德概念是否部分來自先前的教育過程，不僅僅受就讀大學所在地文化價值的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分析此種多重影響如何交互作用。

### 4. 深入探討大學生品德概念內涵與其課堂不禮貌行為表現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尊重、負責及自律三項品德概念及其與課堂不禮貌行為都有相關，但在預測方面較不一致，是否對於概念認知、對他人行為的認知與自己本身的行為表現之間可能存在著落差，因此，後續的研究可以嘗試深入的探討大學生的品德內涵，及其與自己在課堂表現不禮貌行為的關連。

## 致謝

本研究感謝科技部的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NSC 101-2815-C-024-026-H，特此致謝

#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Classroom Incivility and Character Concepts

## Summary

### Introduction

Tertiary education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professions and often disregards maintaining classroom discipline. Incivility is any kind of disruptive classroom behavior that shows disrespect or disregard for the instructor and fellow-students. The classroom incivilitie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uch as arriving late, leaving early, and using mobile phones during class, may disturb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thereby affecting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Feldmann, 2001; Hirschy & Braxton, 2004). Many researchs have shown that an immatur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biased cognition in students are among the factors causing classroom incivilities (Berger, 2000; Patron & Bisping, 2008 ). If students identify their behaviors as inappropriate, they would be unlikely to perform such behaviors during class.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 concept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uch as sincerity, responsibility, and self-discipline, are related with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lkandari, 2011; Altmiller, 2012; Boice, 1996). Thus, according to the perspective proposed by Bjorklund and Rehling (2010),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re divided into passive and active incivilities. The character concepts comprise three core values: respect, responsibility, and self-disciplin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 concepts and classroom incivilitie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 Method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llect data from



73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6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The research instruments consisted of a questionnaire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lassroom Incivilities that we adapted from Bjorklund and Rehling (2010). The questionnaire entails a 4-point scale that comprises 10 questions on passive and active classroom incivilities. The character concept questionnaire, in which a 4-point scale was also adopted, consists of three core value subscales, namely respect, responsibility, and self-discipline.

##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presented as follows: (a) The students perceived more passive classroom incivilities compared with active incivilities and tended to disapprove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b) Students in Southern Taiwan perceived more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nd expressed a lower approval of such behaviors than did the student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Taiwan. Public university students disapproved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more than did private university students. Third year students perceived more classroom incivilities than did first year students. (c)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oth in the perceived frequency and the approval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d) The character concept scores of the students were above average, and respect and self-discipline attained the highest and lowest scores, respectively. (e) The character concept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Southern Taiwa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tudents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Taiwan. The character concept scores of public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rivat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exhibited no differences. (f) Student perceptions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nd their frequencies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tudent character concepts, but the degree of student approval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se character concepts; thus, the students' integrity of character concepts can predict perceptions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nd the way students conceive respect can predict their approval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This study indicat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nd character concepts among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integrity of their character concepts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ir perception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The respect concept of the students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ir approval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These findings are nearly identical to those of Patron and Bisping (2008) who asserted that the cognitive concepts of students are related with their behaviors. However, the findings differ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abou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civilities obtained by Altmiller (2012) and Alkandari (2011) who contended that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as relevant to whether they approved of or demonstrated uncivil behavior in clas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self-discipline concepts in this study did not significantly predict students' approval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ccording to Chien (2006), the perspective regarding civic virtues in an Eastern society involves passive or inactive civic behaviors, instead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such as condemning those who disrupt orders, that Western society emphasizes. Thus, if the character education that has been promoted in elementary or high schools for a long time prompts students to develop character concepts tending toward Eastern civic virtues, students had not been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during school years; they were only asked to obey the school disciplines, not to condemn the people with violence in the context. Whether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approval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are affected by their character concepts should be addressed.

## 參考文獻

- 李琪明 (2003)。德行取向之品德教育理論與實踐。哲學與文化，351，153-174。
- [Lee, C.-M. (2003).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virtue-oriented moral.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351, 153-174.]
- 李奉儒 (2012)。道德意志薄弱及其對於道德教育的啟示。課程與教學，15 (2)，1-19。

[Lee, F.-J. (2012). Moral weaknes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15(2), 1-19.]

陳慧琪（2011）。探究品德教育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行動研究——以「關懷」德目為核心。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市。

[Chen, H.-C. (2011). *The study of caring-based moral education merging into integrative activities learning area teaching for grade 3 and 4 studen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Tainan, Taiwan.]

簡成熙（2006）。品格教育能夠促進公德嗎。課程與教學季刊，9（2），13-30。

[Chien, C.-H. (2006). Can we promote the gongde (public morality) by implementing character education?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9(2), 13-30.]

Alkandari, N. (2011). The level of student incivility: The need of a policy to regulate college student civility.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45, 257-268.

Altmiller, G. (2012). Student perceptions of incivility in nursing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or educators. *Nursing Education Perspectives*, 33(1), 15-20.

Appleby, D. C. (1990). Faculty and student perceptions of irritating behaviors in the college classroom. *The Journal of Staff, Program,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8(1), 41-46.

Berger, B. A. (2000). Inciv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64, 445-450.

Berger, E. (1996). K-12 Character education in Locust Valley. *The Fourth and Fifth Rs: Respect and Responsibility*, 2(2), 3-4.

Bird, C. (2010). Self-respect and the respect of others.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8(1), 17-40.

Bjorklund, W. L., & Rehling, D. L. (2010). *Student perceptions of classroom incivility*. *College Teaching*, 58(1), 15-18.

Boice, B. (1996). Classroom incivilities.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37, 453-486.

Carbonne, E. (1999). Students behaving badly in large classes. *New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1999(77), 35-43.

- Duckworth, A. L., & Seligman, M. E. P. (2006). Self-discipline gines girls the edge: Gender in self-discipline, grades, and achivement test scores. *Journal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98*(1), 198-208.
- Feldmann, L. J. (2001). Classroom civility is another of our instructor responsibilities. *College Teaching, 49*(4), 137-140.
- Gross, E. R. (2011). Clashing values: Contemporary views about cheating and plagiarism compared to traditon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Education, 132*, 435-440.
- Hall, A., Holder, B., Matthews, E., McDowell, M., Pyne, L., Walker, S., et al. (1998). *Character education: Ideas and activities for the classroom*. Greensboro, NC: Carson-Dellosa.
- Hirschy, A. S., & Braxton, J. M. (2004). Effects of student classroom incivilities on students. *New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99*, 67-76.
- Karris, M. A., & Craighead, W. E. (2012).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 among U.S. college stude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search, 10*(2), 69-80.
- Kiracofe, N. M., & Wells, L. (2007). Mandated disciplinary counseling on campus: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5*, 259-268.
- Lickona, T. (1991). *Education for Character: How our schools can teach respect an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Bantam.
- Lickona, T. (2003). The content of our character: Ten essential virtues. *The Fourth and Fifth Rs: Respect and Responsibility, 10*(1), 1-3.
- Logan, D. E., Kilmer, J. R., & Marlatt, G. A. (2010). The virtuous drinker: Character virtues as correlates and moderators of college student drinking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58*(4), 317-324.
- Lounsbury, J. W., Fisher, L. A., Levy, J. J., & Welsh, D. P. (2009). An investigation of character strengths in relation to the academic suc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search, 7*(1), 52-69.
- Nordstrom, C. R., Bartels, L. K., & Bucy, J. (2009). Predicting and curbing classroom inciv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43*(1), 74-85.
- Paik, C., & Broedel-Zaugg, K. (2006). Pharmacy students' opinions on civility and preferences regarding profess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70*(4), 1-9.

- Patron, H., & Bisping, T. O. (2008). Why students misbehave in clas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lassroom incivilities. *Mountain Plain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9, 61-74.
- Rogus, J. F. (1985). Promoting self-disciplin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heory Into Practice*, 24(4), 271-276.
- Rose, C. M., & Sharon, W. W. (2001). Classroom idea-sparkers. *Childhood Education*, 77, 222-227.
- Ryan, K., & Bohlin, K. E. (1999). *Building character in schools: Practical ways to bring moral instruction to lif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Sorcinielli, M. D. (1990). *Dealing with troublesome behaviors in the classroom*. Workshop an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resented a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Vehmas, S. (2011). Disability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RAMES: A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15(2), 156-167.

